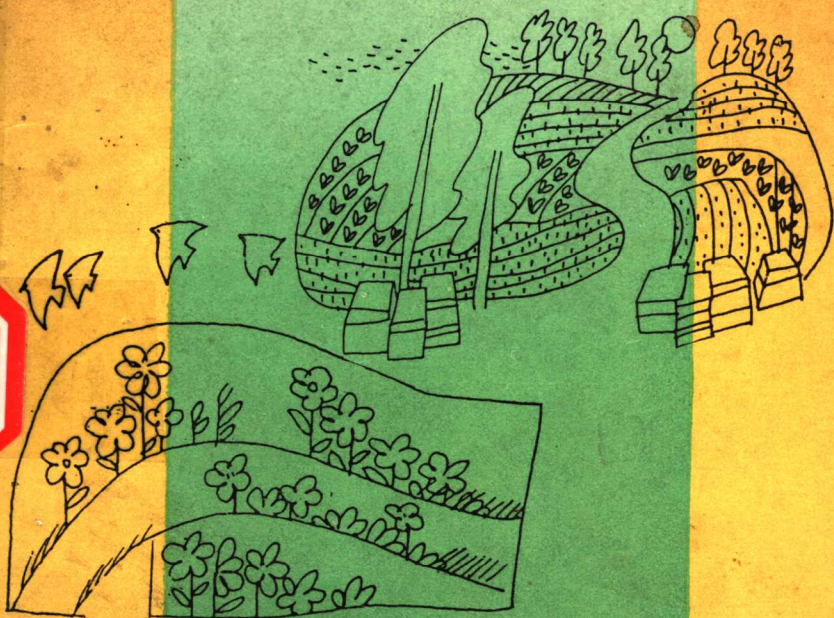


石狮恋

黄明定

海峡文艺出版社



67
88

石 獅 恋

黄 明 定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石 狮 恋

黄明定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 印张 125 千字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80534-281-4

I·254(闽)/05 定价: 2.40 元



作者简介

黄明定，1939年出生于石狮仑后村。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本集中的《魂归故里》、《月儿，多么纯净》、《延伸的心迹》、《似海的情怀》、《回廊琵琶延月明》、《心声》、《茉莉花季》，或入选某散文选本，或获过奖，或被广播电台配乐广播过；菲律宾的《世界日报》、《菲华时报》曾转载过《祖国在他们心中》、《祖国的泉水》、《故国琴思》、《温暖的土地》、《石狮一夜听琴声》、《荔枝花开时》、《相思结几重》等20篇。

目 录

第一辑 石狮风情

茉莉花香	3
魂归故里	7
回廊琵琶延月明	11
踏亭	16
围炉	19
随乡的歌	24
姑娘塔的灯火	29
月夜里	34
青青陌上桑	39
荔枝花开时	45
花发江边二月晴	49
炊烟纪事	53

晋江潮	56
真正的幸运	59
温暖的土地	61
月儿,多么纯净	65
石圳印象	69
斜风细雨不须归	73
细雨,轻轻地飘	76
追寻永宁的源头	78
石狮一夜听琴声	80
石狮之恋	83

第二辑 祖国在他们心中

祖国在他们心中	89
延伸的心迹	94
祖国的泉水	99
故国琴思	104
灯魂	109
路遇	113
心声	117
花工情	119
侨乡小吃(2篇)	122
乡土情深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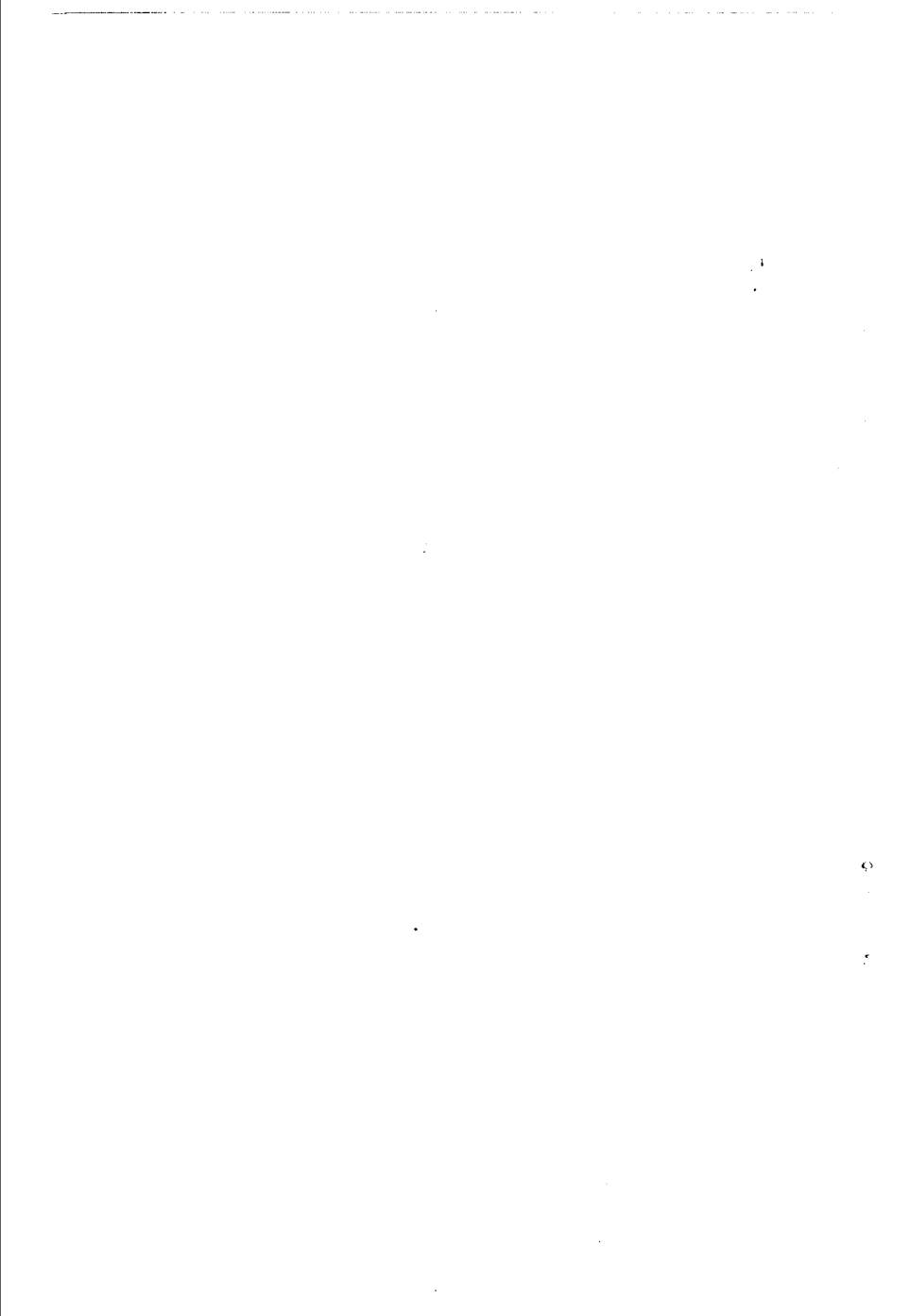
小路情思	129
荔枝熟了	131
思乡池	134

第三辑 生活的颤音

生活的颤音	141
飘落的雏菊	144
去也依依	149
似海的情怀	151
洁白的希望	154
怀念	157
何年共醉重阳节	160
相思结几重	165
花前驰思	169
小潭	171
实习陪送员日记	177
后记.....	185

第一辑

石
獅
風
情



茉莉花香

闽南侨乡遍地都是花。在繁花盛开的五月，我到石狮小住，只见家家户户阳台上摆满了鲜花，有艳红如丹的石榴花，玲珑剔透的小苔花，姿影娇丽的含笑花……更多的却还是枝繁茎柔、花白而小的茉莉。而人们也好像对这小小的茉莉花特别钟爱，护理得特别精心。我好奇地想：论花，茉莉算不得什么贵卉珍品，为什么在这里却得以专宠，这难道会是没有缘故的吗？

一天清晨，我到老归侨吴阿彬家去。这位两鬓雪白的老人，泡上香浓的茉莉花茶，热情地接待了我。老人大半生在海外漂泊，见多识广，很是健谈。我们天南海北闲聊了一通后，话题一转又谈到面前的茉莉花，我禁不住吐出心中的疑问。

老人笑了笑，说：“茉莉花也叫番茉莉，它是一种和华侨休戚相关的花哩！别看它小，但洁白清香，夜愈深，则香愈浓。宋朝诗人刘克庄曾经赞道：‘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凉，野人不敢烦天女，自折琼枝置枕旁。’可知它的好处。这里几乎是家家户户的门前窗下，庭院楼阁，都遍布着茉莉花，千万朵茉莉，还有玉兰、幽兰……连这里的风都熏香了。我们石狮侨乡的人们，对茉莉花也特别情深，除了在土地上、花盆里遍种以外，年轻的女人们，总喜欢簪插茉莉，喜欢穿着那胸襟上绣

着茉莉花的衣裳。在这里，茉莉花可真是‘永不凋谢的花朵’呢！它开在土地上，也开在人们的心上。”说着，吴老深情地讲起了一个故事。

迫于艰难的生活，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向外飘流了。这些飘流异邦的海外游子，他们在异邦统治者和封建庄园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中，在共同的劳动中和当地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不知是哪年哪月了，相传吕宋岛的一个甘蔗庄园里，庄园主的一个女奴西扶施芬，深深地爱上了华工阿强。从此以后，一束束号称菲律宾国花的茉莉，便经常置在阿强的枕边。

纯洁而真挚的爱情，给阿强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增添了芬芳，但是他却梦魂难离唐山土，归乡之情愈加强烈了。当他向她剖白眷恋乡土的心情时，沉浸在爱情中的西扶施芬，深情蜜意地说：“回唐山，我跟着你去！”

可是生活中有春暖也有冬寒，甘蔗庄园主以“菲律宾人跟‘唐山鬼’走，是毁宗辱祖”为名，强行把西扶施芬关起来，一对鸳鸯被拆散了。

就在西扶施芬被关的那天夜晚，一群身着白色衣裙的茉莉仙子，把朦胧中的西扶施芬救出了土牢，把她带到了阿强的身旁。

阿强一手拉着西扶施芬，一手拿着她摘给他的那束还没有枯萎的茉莉花，逃出了庄园，隐藏在载着椰子的帆船里，涉鲸波，渡碧海，回到了梦寐难忘的祖国。

“真的是茉莉仙子显灵吗？”我笑着问他。

吴老意味深长地说：“是的，他们的爱情感动了茉莉仙子

.....”

我惘惑了。吴老望着我笑了笑又补充道：“茉莉仙子就是菲律宾人民，是情深意厚的菲律宾人！”

我正听得兴浓，一阵响铃般的笑声突然飞了进来。随着笑声，一个姑娘和一个肤色较黑的中年妇女，手里各拿着花锄、剪刀和喷壶，走了进来。我一端详，两人都穿着绣有茉莉花的确良衣裳，姑娘穿着裙子，中年妇女穿着肥大的喇叭裤。

姑娘笑声朗朗：“阿公，你又给客人讲茉莉花的故事，对不对？”

中年妇女嫣然一笑，圆脸上那对深情的大眼睛，给人一种异国情调之感。

吴老以疼爱的口吻责备着：“阿芳，看你又来打扰了，客人爱听咯！……”

中年妇女以不很流利的闽南话，劝阿芳说：“阿芳，别吵，阿爸说正经事！”

阿芳转向吴老顽皮地一扭头：“要不是二婶说话，我才不让你讲那都老掉了牙的故事呢！”

吴老告诉我，阿芳是他的孙女；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是他的二媳妇，菲律宾人，叫罗穆尔斯，前天跟着他的儿子回来探亲。

“故事还没有讲完呢！”我说。

吴老接着讲：阿强和西扶施芬从“番邦”（闽南人对菲律宾之称）带来的那束茉莉花，不仅在家乡扎了根，而且枝繁叶茂，很快遍布了侨乡。而菲律宾茉莉，这友谊和爱情之花则成了侨乡人们最钟爱的珍品。

中菲两国人民，不仅在共同的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爱情，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两国人民互相支持、并肩战斗，更有许多佳话流传。于是吴老又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当地人民联合中国人，不断进行反抗、起义，在著名的马尼拉湾战役中，参战的中国人竟达一万多。在英勇顽强的中国人面前，西班牙统治者被挫败了。战斗结束后，中国人依照当地的风俗，手拿着一枝茉莉花，和当地人民一起翩翩起舞，欢庆胜利……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就曾经为反抗美国侵略者的菲律宾起义军代购军火，并在斗争中互相支援。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菲律宾时，在菲律宾共产党的领导下，隐称“茉莉花二枝”的抗日华侨二支队成立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菲律宾的独立解放，洒尽了自己的鲜血。

听着吴老的介绍，我不禁寻思：开放在侨乡的茉莉，却有着如此不平凡的来历。这是象征两国人民友谊的花朵，它永远开放在两国人民心中，永不凋谢！

我把想法说了出来，吴老点了点头，说：“枝繁叶茂，花儿朵朵，永不凋谢……”

罗穆尔斯插嘴道：“……万古长青！”说完又是深情地嫣然舒笑，笑得那么快意，那么香甜，多么象一朵盛开着的茉莉！

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我抬头一望，原来是阿芳端了一盆茉莉进来。顿时，整个房间充溢着浓郁的芬芳！这时，吴老兴致勃然，拿出照相机，让阿芳和罗穆尔斯共托着茉莉花盆，拍下了一张合影，又留下了一个中菲人民世代相亲的镜头。

魂归故里

盛夏，在祖国的南大门深圳市。为了帮助明天要往闽南的华侨和港客办理回乡手续，我汗流浹背地忙了一上午。

我刚刚躺下午休，门外响起了轻轻的“笃、笃、笃笃”的敲门声。随后，一个女人轻声地问：“先生，到福建石狮的乘车手续是在这里办理吗？”

我开了门。一个五、六十岁的女同胞走了进来。她解释道，她早晨才从菲律宾起程，在香港办理过境的手续时，拖延了些时间，所以迟来，打扰了我的午休。为此，她一再表示歉意。我注意到，她那汗水涔涔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安而又紧张的神色。

我请她坐下，给她倒了杯茶。对她说，我是华侨旅行社的陪送员，这是我该办的，不必介意。

她再三向我道谢，便拿出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签发的归国证明书，递给了我。

“丁秀雪，女，六十岁……”我登记完，看着证件上的相片，习惯地抬头望了她一下。她那紧张的神色消失了，但眉宇间仿佛还留着淡淡的哀愁。

我开完车费收据，向她收款。

她吞吞吐吐地说：“先生，我要买两票。”

“好吧，另一位先生的证件，也请拿给我登记。”我说。

她的脸色顿时苍白了。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痛苦地闭起眼睛，泪水涌出眼眶，声音很轻，颤抖着：“他……没有证件，但他也得回去啊！”

呵！我明白了，她是招亡魂返故里的。我心里有些疑惑，不知轻重地问：“难道亡魂也要座位？”

她缓缓地说：“为了使他免受长途颠簸，所以……”

我的心不由一颤。对于这种事，我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怕。要不要卖给她呢？我犹疑了，半晌还没有拿定主意。

她急了，喝了我倒给她的那杯茶，声音哀哀切切：“先生，你听我说——”于是，她述说起，解放前，为生活所迫，她丈夫不得不背乡离井，飘洋过海，流落海外，当“猪仔”，做苦工的生活。

她述说着，几十年的异国苦难生活，使她丈夫腰弯背驼，两鬓染霜。后来，她丈夫用那积存的血汗钱，做了点小生意。解放后，她丈夫更加思念祖国，思念“摇篮血地”……

她说，有一年清明节，她丈夫带她到一个“青春浮海，皓首未归”的堂叔墓地去。那坟墓的四周，一片小小的黄花在那里默默地开放，但没有一点芬芳。这不是微笑的花。这是充满哀怨和沉思的花。她的丈夫指着花瓣上那点点晶莹的水珠问：“这是什么？”

她回答：“水珠。”

她的丈夫却说：“不！这是一个未归故里的魂灵溢出来的辛酸的泪滴！”

丁秀雪噙着泪水，对我说：“先生，我丈夫临终前，唯一的遗嘱是把他的魂灵，招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这次我按照风俗，到他的坟墓前，带回一撮墓土，呼唤着他的魂灵和我一起返回故里。先生，这是一个老华侨的心愿。我请求你，卖给他一张车票吧！”

听着她那揪人肺腑的陈述，我的心软下来了。我说：“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这是死者的嘱托，生者的心愿。听从尊便就是！”

“那太谢谢你啦，先生！”丁秀雪破涕为笑，连声说道。

“不过，你用不着买两个座位的票，因为明天的专车没有满座，又是我本人陪送，可以安排两个座位给你。”我说。

出乎我的意料，丁秀雪却谢绝我的好意。她执意要买两张票。我细细一想，终于按着她的心意把票卖给了她。她才欢欢喜喜地告辞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开车的时间到了，客人们纷纷上了车。我注意到，丁秀雪双手捧着一个小木盒，走在最后面。她低声对着小木盒说：“阿康，我们上车吧！”说着，她仿佛扶着一个身瘦背驼的老人，缓缓地上了车，小心地把木盒放在她身边的座位上。

车开了。客人又说又笑，车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丁秀雪也眉开眼笑，再也看不到她那哀愁的神色。一路上，她不时地指着柏油路两旁那富饶的田野，那林立的烟囱，那幢幢白石红砖房舍的侨乡，对着小木盒喃喃低语：“阿康，你看到了吧！四十多年了，一切都变了，变了……”

车到了广东海丰华侨旅行社，我们停靠吃午餐。丁秀雪多

买了一份饭菜，多要了一双筷子，一支汤匙，低声地招呼她的阿康“吃饭”。

当夜，我们住宿在漳州华侨旅行社。丁秀雪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你可别忘了给我俩安排一间夫妻房。”

“你放心好了！”我说。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回到目的地——闽南著名的侨乡石狮镇。是夜，我站在华侨旅行社的阳台上，望着皓月，仿佛听到丁秀雪正对着小木盒诉说着：阿康，这就是你生长的“摇篮血地”。这是你稔熟的海滩。这是你日日夜夜思念的姑嫂塔。周围都是你的亲人！叶落归根，你的心愿达到了。你安息吧！

不知不觉，两行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滴落下来……